

亦舒最新作品集

两张床

一个女人

- 只想知道她是谁
- 一点旧一点新
- 同门
- 只有眼睛最真
- 一个女人两张床
- 求偶
- 一定要手快

亦舒／著

YISHUZHAN



亦

舒

最

新

作

品

集

一个女人 两张床

亦舒一著

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女人两张床/亦舒著. 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 2003.10

ISBN 7-80645-892-1

I. —… II. 亦… III. 作品集-当代-中国 IV. 1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48705号

一个女人两张床

作 者: 亦 舒

责任编辑: 陈飞扬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政编码: 57021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 海口人民印刷一厂

出版日期: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516千字

书 号: ISBN 7-80645-892-1/I·76

定 价: 25.00元

亦

舒

最

新

作

品

集



目录

YISHU ZUI XIN ZUO PIN JI



一点旧一点新 1

一个女人两张床 126

只想知道她是谁 137

只有眼睛最真 149

一定要手快 277

同门 289

求偶 416





一点旧一点新

陈

1

这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商场，正面向南的三层楼高琉璃瓦墙壁，有一道人工瀑布轻轻流下，阳光自圆拱型天窗过滤，落在中央茶座上。

衣着整齐的男女正在用下午茶，享受闲情，对四周围橱窗里的最新时装评头品足。

三层高的商场围绕着茶座及瀑布而建成，游客倚着栏杆，往下看，可以看到地下一桌桌茶客。

这一个下午，同其他的下午完全一样，有人轻轻咳嗽，有人咕咕笑，也有人伸懒腰。

忽然之间，所有的茶客游人店员都听到轰隆一声，大家愕然，不知所措，电光火石间玻璃天窗上有一大团东西落到地上，轰地发出巨响，天顶的强化玻璃穿了一个大洞，弹子大小碎片纷纷落下，击中茶客。

有一位女士捧着头尖叫起来，她歇斯底里地叫一声又一声，全身簌簌发抖。

原来，那件物体自天窗坠下，就跌落在她身边，溅出来的鲜血，飞染到女士杏色名贵套装上。

保安人员纷纷赶至。有人立刻报警。

茶客立刻被疏散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

这时，警务人员已经赶到现场。

督察是黄江安，他走近一看。

“我的天。”他喃喃说。

经验老到的他立刻抬起头，玻璃天窗穿了一个大洞，这种装甲玻璃”常坚固，显示重物由极高处堕下，那要巨大冲力才能造成如此破坏。

躺在地上，扭曲了四肢的，是一个年轻女子。

一看已知道没有生命迹象。

法医蹲下检查。



这时，商场三层楼的围栏上都有好奇的观众张望，有人还在拍照，呵，记者也来了。

法医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拨开死者头发，黄督察看到一张极之秀丽的面孔，奇怪，全身骨骼都似折断，像一具断线木偶，可是她的脸容却丝毫没有受损，十分平静，瞋着眼，像是终于得到安息。

黄督察吩咐手下几句。

他的助手赶着走了。

现场很快清理妥当，骤眼看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只是茶座仍然空着。

黄的助手回来报告。

“你猜得没错，正是自附近顺均大厦顶楼坠下。”

“顺均大厦内有许多政府部门，保安严密，她怎样可以直上天台？”

“门锁已被破坏。”

“我去看一看。”

黄自云高风劲的三十六楼往下看，双腿有点发软。

“督察，在这里拾到她的手袋，里边有身份证明文件。”

一个小小蓝色手袋，已被放进塑胶袋里。

黄江安想一想，“通知关遂心督察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这时，关遂心正在顺均大厦的办公室看一份报告，助手敲门进来，打断她思维，向她报告。

“什么，”她讶异，“自我们这里跃下？”

“正是，黄江安督察请你去那边一次。”

助手是妙龄少女，说到这里，吐吐舌头。

关遂心看她一眼，“到尾，人人都得去哪个地方。”

助手抗议：“关小姐。”

“这是事实，你不一定去巴黎，或是巴哈巴群岛，但是你一定会到那里去。”

助手立刻逃出去。

关遂心前去与黄江安会合。

“遂心，你一向出名细心，故此麻烦你。”

“他是什人？”



“又被你猜到了，什么都瞒不过你的法眼，那女子是殷商周新民的女儿周妙宜，上头立刻有压力下来。”

“周新民好像是位慈善家。”

“且同我们处长有点姻亲关系。”

关遂心问：“你看是件什么案子？”

“简单的跳楼自杀案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看法不同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让我们去探访周妙宜。”

“遂心，我不去了。”

“你也怕？”

“不是，我已经看过，我助手叶咏思会陪你。”

关遂心笑了。

她问叶咏思：“周氏夫妇来过没有？”

“来过了，确认无误，十分伤心。”

“周妙宜是个怎样的女孩？”

“年轻貌美，二十一岁，性格沉静，还差一年便可在国际大学纯美术系毕业。”

“无理由自杀。”

“正确。”

“让我们去看看她。”

叶咏思忽然问：“关小姐，我们这份工作，可算是厌恶性行业？”

关遂心笑笑，“你怎会这样想？”

遂心进入冷气房。

她仔仔细细检查。

然后，她看到那小小浅蓝色绢制手袋。

叶咏思说：“关小姐，你来看，很奇怪，她腿上有一只老式花边箍袜带。”

遂心不出声。

“粉红色套装则是簇新的香奈儿，很名贵。”

遂心说：“耳环只剩一只，另外一只呢？”

“堕楼时飞溅出去，至今寻不着。”

“耳环式样同套装丝毫不配，且是假珠子。”



“这身打扮，好似有点怪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遂心沉吟：“Something Old，那是袜箍，Something New，她的套装，Something Borrowed，那该是耳环，Something Blue，是这只手袋。”

“关小姐，”叶咏思吃惊，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是，周妙宜十分洋化，她相信女子结婚那日，身上衣着需要有一点旧一点新，一点借来一点蓝色。”

“她打算今日结婚？”

“我相信是，通知黄督察，顺均大厦内有婚姻注册处，你，到香奈儿店里查一查，粉红色套装几时售出，还有，把解剖结果尽快通知我，这可能不是一宗自杀案。”

“是，关小姐。”

关遂心脱下白袍手套。

但是她知道，全身消毒药水气味，挥之不去，需要回家好好洗刷。

第二天，黄督察坐在她对面，用手托着头。

“她的家人不知道她有结婚对象，说她并无亲密男友。”

遂心不出声。

这有什么稀奇，所有父母对于超过十五岁子女的事都知道得极少。

“她是一名内向的女孩子。”

“检验报告出来没有？”

“出来了，她已怀孕七周。”

关遂心叹口气。

“也可能是畏羞自杀吧。”

“我想不是。”

“婚姻注册处并无周妙宜登记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时装店说周妙宜欢天喜地试穿套装，并且买了同色皮鞋，可是却故意挑了完全不相衬的蓝色手袋。”

“嗯，耳环借自何人？”

“她的阿姨承认，周妙宜在上星期天上她家去，问她借一副耳环。”

“她有无透露任何计划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个男人是谁？”



黄督察忽然说：“肯定是一个男人。”

关遂心笑了。

“遂心，把你转到文职，真是可惜。”

“我仍然可以帮忙。”

“遂心，你是指，有人推周妙宜落楼？”

“我没有说过。”

“那人丧尽天良，狼心狗肺。”他狠狠咒骂。

“黄，派人到大学去研究一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同学们也许知道她的爱侣是什么人。”

“那还算是爱人？”

“也许，那人并非凶手。”

关遂心到大厦天台去。

电梯不能到达，从楼梯天井走上去，可达顶楼。

本来很少人用楼梯，去年开始，一些雇主鼓励员工注意健康，多做运动，集资把阴暗的梯间装修过，墙上挂着漫画及格言，希望吸引工作人员多走楼梯，当作运动，扬言一年可减十磅体重，身体好了，请病假的人少一点，得益的始终是雇主。

坏就是坏在这里，楼梯多人用，顶楼的锁竟遭到破坏。

今日，锁已经换过，且加上监察电视。

管理人员替她开了锁，亦步亦趋跟着她。

天台打扫得很乾淨，有几只锅面大的电视天线。

遂心走到围栏边往下看。

一只鹰呼啸而过，翼尖几乎拍到遂心面孔，遂心一惊，往后退一步。

那管理员扶住她，“小心！”

小心。

女子处世，真需小心。

遂心往下看，呵，商场天窗玻璃已经修补妥当。

一切了无痕迹。

遂心只得回到办公室。

她找到了顺均大厦以及商场的正确位置。

在互联网上，她请教专家，自顺均大厦顶楼堕下，跌进商场天窗的机会



是多少,能否从此计算出当事人可是被人掷下。

答案很快自世界各国传来。

详细地计算了力学、抛物线,并且询问了当日天气。

在一个劲风的晴天,自三十七楼跃下,跌进天窗的机会最多只有百分之十二,因为冲力速度惊人,由人推跌或是自动跃下无甚分别。

这时,她上司进来了。

遂心赔笑站起。

“遂心,看你,如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,蠢蠢欲动。”

遂心笑,“我没有本事。”

“调你来这里,是叫你面壁思过,今日期满,你可以走了。”

什么?

“调你回去行动组。”

遂心开心得笑出来。

“你随时可以走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遂心,这次你要小心。”

今日一连有两人叫她小心。

“上次,为着一时仁慈,犹疑用枪,差点连累伙伴丧命,这个教训,可别忘记。”

遂心的声音低下去:“是。”

“你是去协助周妙宜堕楼案。”

“我知道,是与黄江安合作吗?”

“是,你向巢剑飞总督察报到,黄亦是他手下。”

“是。”

那一个晚上,遂心忽然失眠。

她开亮一盏小灯读小说,可是,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

一年前,与伙计出差埋伏走私货车,月黑风高的晚上,整组人在郊外公路上静候……

忽然听见幼儿呜咽声,只见一个少妇拖着两个孩子出现,当时有人警惕地说:“有可疑”,但是关遂心性急,她看到幼儿头脸有血污,忍不住现身。

就在那时,枪声响起。

他们来埋伏,结果中了埋伏。



那妇人有一双绿油油眼睛，把掳来的小孩拉在身前挡住子弹，遂心左臂中枪，同伴大腿动脉爆裂，失血过多，险些丧命。

内部调查，认为关遂心应当检讨行为。

她在资料组守了一年。

放大假一般，每日十时许上班，准六时下班，周末练枪，以免技能生疏，心灰之余，也想辞职。

可是忽然又升她一级，因工受伤，加以褒奖，以免影响整体士气。

同伴苦笑说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”

她倒是不怪遂心，但是她的丈夫及儿子，却持相反态度，从此不与遂心来往。

天蒙蒙亮。

遂心梳洗出门。

到了总部才早上八时，可是秘书满面笑容迎出来，“关小姐，请跟我进来。”

推开门，一个年轻人站起伸手，“我是巢剑飞。”

一看就知道英俊高大的他是个混血儿。

混血儿都有点古怪，有些巴不得人人都知道他西洋血液，有些却情愿做一个华人，一字不提另一半血统。

遂心不知道巢君是哪种人。

一坐下来，他就进入情况。

不寒暄，不问候，一句废话也无，但是语气却相当亲切，“听你的推测，周妙宜该日准备与一名男子会合去注册结婚。”

“我的确那样想。”

“线索，应该可以在大学找到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么，你到大学去一趟吧。”

“我也有此打算。”

巢剑飞很高兴，“大家有共识最好，不过，你从前读的是文学，今日却要插班进美术系。”

遂心怔住，什么？

“我已同大学联络好，关遂心，劳驾你了。”

遂心啼笑皆非，下次查欢场女子遇害，岂不是要她做舞女？



她立刻反对，“不，我年纪已大，不能做卧底女学生。”

巢剑飞凝视她清纯的脸容，“大家都认为你是最理想人选。”

“我又老又胖……”

“关遂心，”他又一次连名带姓叫她，“不要推搪，这是命令。”

完全出乎遂心意料，她觉得这是一个陷阱。

警队不再需要她，找个藉口把她扔出去，她大可在大学修毕博士。

她非常颓丧。

这时，巢剑飞笑说：“我要开会，失陪了。”

遂心气结，正想离开总部永不回头。

但是黄江安走来，“遂心，你好，一起喝杯咖啡。”

遂心诉苦：“叫我扮女学生呢。”

“舍你还有谁，深入调查，及早破案，将人狼绳之于法。”

遂心不出声。

黄江安又说：“除了身段太好，一切都像个标准女学生。”

遂心怒目相视，“小心我切下你的头颅一脚踢落太平洋。”

身段太好可以穿太球衣大衬衫，遂心不担心这点。

“怎样联络？”

“替你安排宿舍，电话传真电邮什么都有。”

“我不住宿舍，”遂心叫苦，“只得一间房间，我的杂物多得无处放。”

“遂心，一切都属暂时性，也许三天就破案？”

“除非随便抓一个人来屈打成招。”

“这是你将功赎罪机会。”

遂心看着窗外，“我不一定留恋警队。”

“你也不想在这个不得意的时候离去。”

他很了解她。

“要走，立了功才走。”

“几时出发？”

“随你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大阵仗，派一名督察到大学查案。”

黄江安答：“人命关天。”

关遂心返家准备衣物，忽然有人敲门。

门外站着叶咏恩。



“咦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她对这小师妹有好感。

“给你送衣物来。”

“什么衣服？”

“大学生穿的时髦衣着。”她笑咪咪。

遂心打开一看，全是衣不蔽体的小背心，低腰喇叭裤、短裙子。

“我不穿这些。”

“黄督察说：你要在极速时间内吸引并认识疑犯，穿着大胆才有机会。”

遂心知道黄说的全是真理。

“我从来不穿这种衣服，我的内衣还比她们保守。”

叶咏恩怪同情她，“不叫你纹身已经很好，有一次我扮陪唱女，还得戴上镶亮片假眼睫毛。”

遂心怒道：“歧视女性！”

“也不是，黄督察亦因一次行动不见了右眼。”

遂心静默了。

“黄失去右眼？”

“你没发觉？那是一只顶尖科技会眨动的假眼，但是，他因此不能瞄准。”

呵，同僚的牺牲比她大千万倍。

遂心轻轻说：“不怕，可以用红外线瞄准器。”

“还有吴家璧，她自犯人处传染肺结核，需吃药打针一年整，十分吃苦。”叶咏恩说。

遂心苦笑。

没想到倒要小师妹来劝她。

“可是，帮到人的时候又非常有满足感。”

“我明白，你回去吧。”遂心说。

叶咏恩笑一笑，“祝你幸运。”她走了。

有车子在楼下等她。

遂心换上刺眼的钉珠牛仔裤加豹纹大领口、紧身衣，把天然鬈发打开，此刻看上去似一个新进歌星，不过，晚上站街角，又是另一种身份。

人要衣装。

遂心叫司机驶往大学区。

一看到校园她就高兴，阔别数载，没想到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回来了。



下了车她忍不住提着行李飞奔到校务处。

一路上男同学们转过头瞪大了眼看牢这个隆胸纤腰长腿的可人儿。

“谁，是谁？”

“哪个系里的人？”

“快去打听，莫被人捷足先登。”

遂心到了校务处，工作人员迎出来。

她递上证明文件。

那人一看，一怔，“呵，请跟我来。”

她带遂心到教务主任房间。

一位中年人走出来，看见关遂心，“你是关督察？”不置信的样子，“啊！请坐，我是教务主任卢家齐。”

遂心与他握手。

“你的宿舍已经准备好，四五一室，正是周妙宜以前房间隔壁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已通知她父母来领走遗物，但是，他们一直没出现。”

“让我看看房间可以吗？”

卢君点点头，把两副门匙交给她。

“大学治安仿佛比从前差。”

卢君苦笑，“这个月校方一共发出三张告示，劝喻警告女同学从宿舍走向校舍，切勿使用小径，并需结伴行走，还有，同学舞会内有人贩卖软性毒物，校方已通知警方，至于酗酒打架，更是家常便饭。”

遂心点头。

“关督察隶属哪家大学？”

“我是君主毕业生。”

他叹口气，“都大不如从前了。”

遂心微笑，中年人老是觉得以前什么都比现在好，这叫做怀旧。

“我们不想张扬此事，请警方合作。”

“我完全明白。”

遂心站起来离去。

门口有男生等她。

感觉好极了，她忍不住回头嫣然一笑。

有人吹起口哨来。



这一切又同少年时并无不同,有许多事,不会变,也没有必要变。
才穿上少女服装就变成少女了。

正是上课时间,遂心先到自己的房间,放下行李,发觉一切设备齐全,
电话随即而至。

是巢总督察的声音:“已经到了。”

遂心正逐步查看房间,只嗯了一声。

“多谢问候。”她挂上电话。

小房间只得一只窗,对牢足球场一片绿茵。

小小卫生间内只有莲蓬头装置,足够一个学生舒服地生活。

遂心把衣物挂好,搭几件在椅背上,别太整齐了,不像学生。

她走到周妙宜的房间去。

轻轻推开门,只见格式与她的房间一模一样,窗户半开着透气,窗帘缓缓拂动。

这富家女居然也选择住宿舍,是为了方便与意中人来往吗?

遂心先掩上门。

她家人并没有来收拾杂物。

桌子上还摊着功课,一具最新式书本式电脑的插头仍接着电源,手提电话在枕头边。

床上有只玩具熊,鼻端绒毛已经擦光,可见主人自小就不住摩挲,一只藤篮里有若干化妆品,几张照片里有父母及同学团体照。

一切都无异样。

周妙宜仿佛随时会由课室回来,推开门,睁大眼问:“咦,你是谁?”

并且坐下来请她喝一杯咖啡。

遂心用专业的耐心逐寸检查,废纸箩里字纸绝不放过。

只见有几张纸上有风景速写,又另外有一张纸上写着“谁爱我,谁不”,像一本流行小说的名称。

二十一岁了,还这样孩子气,可见出身实在不错。

穷人的子女早当家,关遂心十四岁还比她成熟,怎会关心有无人爱,张罗衣食住行是正经。

枕头下有一只香纱囊,里边装着玫瑰花瓣。

一本日记簿,完全空白,但是,当中夹着一只小小塑胶袋,有一颗药丸。

遂心轻轻取出,打算拿去化验。



连灯罩都检查过了，一点异样也没有。

这时，遂心才去查看电脑。

里边有几张功课，没想到读纯美术也得交报告。

遂心忽然会心微笑，原来周妙宜正在互联网上徵求“‘拉斐尔前派历史及代表作评价’，愿出五千元，需意见精妙”。

不是一名用功的好学生。

十多封电邮，都是普通的书信来往。

这个男人，假如有这个男人的话，一定非常谨慎。

遂心打开周妙宜的粉盒，发觉她不常化妆，粉很少用，口红淡紫色，只剩一半。

打开衣柜，全是简单的便服，洗熨整齐，显然从家里带回来。

遂心一无所得。

她探头出窗外，看见窗檐一角放着一只铁盒。

啊，有线索了，伸手出去取进来，打开一看，却是一盒吃剩小半的巧克力糖。

她沉吟。

为什么放得那么隐秘？

当然是怕人看见，糖而已，看见又如何？

同学看见糖，会忍不住顺手牵羊吃一颗。

所以，她放在窗台外，不想与人分享。

这盒糖可能是那个人送给她的，糖叫“吻”，很出名，小颗小颗，也亏厂家想得这种名字。

遂心已经在房里逗留超过一小时。

该去上学了。

她把周妙宜的衣物挪到自己房中，穿上她的外套。

愈快吸引人的注意愈好。

遂心轻轻锁上房门。

一走进演讲厅，她就被题材吸引住，一位孙正一讲师正在详述日本画家歌麿的浮世绘，墙上打出他的名作。

遂心坐下，浑忘为什么而来，专心聆听。

“嘘。”有人引她注意。

遂心看一看邻座，那是一个染一束金发的年轻人。